

卷十

為等也  
誣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

宮庭之計殊不知唐逆之談新法乃亂

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顧懇

乃極朕於瀕危而餉奸於一旦實則尊隆

# 中国近代

# 官場

## 小说选

選 說 川 場 廂 詠 國 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ZHONGGUO JINDAI GUANCHANG XIAOSHUOXUAN ●

# 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

## 卷 十

官场维新记

中国现在记

戏 迷 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明辉

责任校对 任淑美

## 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

欧日胜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375 字数：3572千字

2003年6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5000套

ISBN 7-204-06874-2/1·1217 定价：360.00 (全十册)

## 目 录

## 《官场维新记》

- 第 一 回 酿教祸公款入私囊 破成见旧人论新法 …… (3)
- 第 二 回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 拜门投贖捷径争趋 …… (10)
- 第 三 回 酬报效特委购机差 企文明共联放足会 …… (15)
- 第 四 回 受挪揄试读拍拉玛 宏结纳新交勿克斯 …… (20)
- 第 五 回 搜票匪良友惨俱亡 查矿案利权思独擅 …… (25)
- 第 六 回 福州路集开矿股份 广信府设熬脑公司 …… (30)
- 第 七 回 防流弊订学务新章 审先几讲外交秘诀 …… (35)
- 第 八 回 恃旧交了结交涉案 创新法抽收警察捐 …… (40)
- 第 九 回 旧欢难续宿鸟惊飞 余痛未忘雄狐求偶 …… (46)
- 第 十 回 膺宪眷兼差习艺所 盼良缘私递恳婚书 …… (51)
- 第 十 一 回 骇众目独表大同装 复私仇公布新闻纸 …… (56)
- 第 十 二 回 数语乖违人财两失 一番辛苦名利双收 …… (62)
- 第 十 三 回 保道员酬升官夙愿 办学务订专制新章 …… (67)
- 第 十 四 回 生财有道利尽矿山 承乏无人差兼营务 …… (73)
- 第 十 五 回 争拔擢大老徇私恩 贺升迁同寅设公饯 …… (78)
- 第 十 六 回 揭假面往事具全图 写热肠小词明本旨 …… (83)

## 《中国现在记》

- 第 一 回 朱侍郎热心旧科举 劳副贡殚力新名词 …… (91)
- 第 二 回 老臣效忠但求无过 贫儿得志忘却本来 …… (101)
- 第 三 回 满口胡柴誉议前辈 当头棒喝觉悟后生 …… (115)
- 第 四 回 遇明师乡儿登第 借京债市侩藏奸 …… (126)

- 第五回 为鬼为蜮费尽奸谋 时来运来别开生面…… (135)
- 第六回 驳控案大令贴千金 撰照会监司误一字…… (147)
- 第七回 投来捷径各显神通 弄破机关迭逢鬼蜮…… (158)
- 第八回 昧己欺人所如辄阻 贡谀献媚攸往咸宜…… (171)
- 第九回 办河工难除积弊 做清官煞费苦心…… (183)
- 第十回 得贿赂普庆安澜 罢官职暂习旧学…… (196)
- 第十一回 接施主山僧势利 办教案郡守圆通…… (210)
- 第十二回 强过继伤心失娇婢 惯荒唐徐技作能员…… (224)

### 《戏迷传》

- 第一回 金钱元卖产捐官 任顺福倾家事主…… (245)
- 第二回 草上坡演官貽笑 兰花院请酒饯行…… (255)
- 第三回 办官礼小住也是斋 夺上房大闹连升店…… (263)
- 第四回 见上司奉差讨渔税 贿亲随密献串龙珠…… (273)
- 第五回 五面枷小展官威 一口剑大兴冤狱…… (281)
- 第六回 羨优缺请署中牟县 保过班引见汴梁城…… (288)
- 第七回 翠凤楼谒相拜干爷 金马门派差接钦使…… (296)
- 第八回 请开矿议挖银坑洞 觅靠山私谒翠花宫…… (305)
- 第九回 小盘殿交章荐贤 中牟县捧檄到任…… (313)
- 第十回 设保甲查封金刚庙 办升科大闹白水滩…… (320)
- 第十一回 劣绅私献双珠球 赃官冤断一匹布…… (329)
- 第十二回 接官眷夜过池水驿 缉私泉朝发淤泥河…… (338)
- 第十三回 三岔口县宰施威 十字坡都司耀武…… (346)
- 第十四回 丑表功驰书报捷 大保国开矿启争…… (353)
- 第十五回 审李七胡乱施刑 拿康八糊涂正法…… (361)
- 第十六回 金钱元荣升府篆 玉堂春误堕娼寮…… (369)
- 第十七回 奇奇奇太守贪花 笑笑笑夫人泼醋…… (377)
- 第十八回 太守学罗章跪楼 公子效张顺打院…… (386)

- 第十九回 驱流妓玉堂春发配 赈饥民金钱元议捐…… (395)
- 第二十回 十万金半入私囊 九件衣又迁显爵…… (402)
- 第二十一回 金钱元荣调华容道 任顺福夜闹蔡家庄…… (411)
- 第二十二回 双盗印侠客警贪官 十道本都堂参酷吏…… (419)
- 第二十三回 福瑞山当殿辩本 黄金台察院鸣冤…… (428)
- 第二十四回 告御状扳倒赃官 进蛮书要求大吏…… (435)
- 第二十五回 黄鹤楼力持国体 金钱元遣戍军台…… (444)
- 第二十六回 凤凰岭侠客除奸 鸳鸯楼贪官毕命…… (452)
- 第二十七回 金顶山鸣冤捉盗 黄鹤楼含愤弃官…… (459)
- 第二十八回 清风亭黄鹤楼题诗 芦花荡金顶山求乞…… (467)
- 第二十九回 探阴山黄鹤楼入梦 游地府金钱元受刑…… (475)
- 第三十回 逍遥津悟彻浮生 富贵图惊醒幻梦…… (483)

# 官场维新记

佚名著

## 简介

本书原名《新党升官发财记》，作者佚名。书中以江西新喻县绅耆袁伯珍借维新之名，行投机之实，最终发迹成为身居要职的朝廷大员的经过，展现清末官场的腐败以及维新骗子的丑态。

主人公袁伯珍，本为一介寒士，三十岁上始中举人，因会试不第，只得在本城充一绅士。他最恨新法新政，但经堂兄点拨，发现借维新之名实乃升官发财一捷径，于是摇身而成“维新人士”：熟读西学新论；维新名词朗朗上口；还与维新女子宽小姐结婚……捞足政治资本之后，他开始捞官场位子，因出卖维新朋友而深得制台大人赏识，被保举到学务处；王爷奏保调至练兵处，堂兄贿赂至财务处任职，最后成为身兼数职的一等红官僚。

小说以袁伯珍的发迹历程，把清廷借维新愚弄人民以及投机文人借维新升官发财的卑劣面目暴露无遗。作品文字洗练，运笔辛辣，构思巧妙，不失为晚清官场小说之上品。



## 第一回

## 酿教祸公款入私囊 破成见旧人论新法

自来宇宙间一切人物，有个真的，必定有个假的。不期然而然，与那真的拼做一对，能够瞒过大众的眼睛，教他辨不出谁假谁真。有时那假的还要胜过真的一等。这也是天地间一种不可思议的道理。所以有了一个孔圣人，便有一个乡愿<sup>①</sup>；有了一个伊尹，便有一个霍光；有了一个周公，便有一个王莽。甚至尧、舜的禅让，也有曹操、司马炎一班人，戴着假面去学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譬如物类当中，鱼目混珠，砮砮<sup>②</sup>似玉。扶拔<sup>③</sup>仿佛狮子，钩吻赛是黄荆；一般也都有假。从前有个编《西游记》的邱真人，他最明白这个道理。他那一部《西游记》<sup>④</sup>里面，不论什么如来、观音、唐僧、行者、八戒、沙僧，个个都有个假的。

可见世界上学步效颦的事，处处有之，不足为奇。外国人说得好：中国人最富于模仿性，所以以伪乱真的本领，独有中国人最擅胜场。即如目下爱谈维新的这些时髦朋友，满口里都是维新的话头，一面孔都是维新的气概，只少额角上挂上一块招牌，写着维新两个字。然而说他不是维新，他却老大冤枉；但究其实在，却是形式上的维新。要说是发于热诚，出于血性，实事求是，干那维新事业的人，恐怕一百个当中，寻不出一两个来。虽然，莫说是这班假维新的人，于时局上毫无裨益；要晓得照着中国已往的情形，没有

① 乡愿——乡里言行不一之人。

② 砮砮——一种像玉的石头。

③ 扶拔——一种兽，无角，长尾。

④ 《西游记》——此“西游”系邱处机弟子所撰，非吴承恩著的《西游记》。

这些假维新的人出来，把他改头换面，起个根基，就是一万年之后，也还是一个老大帝国。所以这些假维新的人，也是断乎不可少的。看官若不相信，待编小说的先把官场中一个专讲维新的人，将他生平历史，演说出来，给大众听听。

这人生在江西省新喻县城里，姓袁，名谓贤，表字伯珍，父母早亡。本是一个寒士，幸喜他自幼从着名师，学成一种无投不利的八股，所以到了三十岁上，便一战而捷，中上一名举人。他有个嫡堂兄名叫希贤，表字仰侪，是甲榜出身，一个户部额外主事，一向在京供职。袁伯珍因为会试不中，就在本城里充当绅士。

新喻是个小县，没有什么大人物，况兼他家出了一个部曹，所以他这绅士，在地方上很是赫赫有名，除了知县大老爷，就算他最有势力。但是他平日为人，最不佩服的是新法新政和那外洋传来的各种新学术。单只为自己爱抽两口鸦片，所以每常对着知己朋友说：“外洋所有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爱，只有印度国出的鸦片烟与那墨西哥所铸的洋钱，和我还有些缘分。”地方上一班不成材的秀才，听了他这种议论，都奉为不刊之言<sup>①</sup>，所作所为，居然和他一鼻孔出气，那下等社会的人，更是不消说了。

这一年上，有个外洋的教士，来到这新喻县传教。因为路过东乡黄村地方，手下的西崽，到一个农家去买鸡蛋，口角起来，不期引动了闾村的百姓，聚集三四百人，把这西崽打个半死，又恃着人多，趁势把教士的行李抢个罄尽。那教士见风势不对，便觑个空儿逃出性命，连夜打从原路回到江西省城，去见抚台，把自己在黄村受辱的情形，一五一十述了一遍；要抚台替他札飭该管地方官，勒限缉凶，按律严办，并须将抢失的行李照数赔偿；还要叫黄村地方上的百姓，把打伤的西崽医好，方肯干休。

抚台听说，不敢怠慢。就星夜行文到新喻县，着查明肇祸的始

① 不刊之言——比喻不能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

末,把这起重大教案,限期办结,否则必要照例严参。这时新喻县知县姓胡,是个初次署事的人员,没有经办过交涉的案件。这天忽然接着抚台大人的札子。拆开一看,犹如青天起个霹雳,吓得来手足无措。当下一面和老夫子商量,要请城守营派兵下乡,缉拿凶手。一面差片请袁伯珍到衙门里,商议赔偿教士行李的方法。

袁伯珍听说本县相请,慌忙来到县署。那胡知县就请他到花厅上相见,先把抚台的札子给他看了,说:“兄弟不过是个五日京兆,不想这些乡民竟撞下这场大祸。据兄弟估量起来,教士的行李,不是轻易可以议赔的,至少也须一万、八千银子方能了事。现在凶手能够拿获与否,尚在未定;但赔款一节,却不能动用正项钱粮。所以要请老兄过来,替兄弟想个方法。这是地方公事,在老兄也是义不容辞的。”袁伯珍听说,方才晓得本地出了教案,然而一时间何从筹此巨款?踌躇了半晌,方对胡知县说道:“现在地方上的公款,只有积谷一项,可以暂为挪用。但是事过之后,要想设法补还,却有些难处呢。”胡知县道:“只要把这起案子早早办结,就把现在的肉捐、酒捐与各项铺户捐,酌量加上一两成,补还这款想也不难。”

正说之间,外面接帖家人上来回道:“城守营大老爷来了。”胡知县听说,便举起茶碗来。两边站着的家人见了,高呼送客,胡知县立起身来,一直把袁伯珍送出花厅,口里说道:“请老兄从速把积谷款子预备起来,毋须再筹别项款子了。”

袁伯珍回到家中,便把管理积谷的各图董<sup>①</sup>邀齐,对着大众,将胡知县方才的话述了一遍。原来新喻县的积谷,有三四万石,向归各图董分起收存。各图董因为此项积谷,不遇着水旱荒年,是备而不用的;有的便私下里将他变化了银钱,拿去做买卖、生利钱;有的将他暗地里运回家中,今日一斗明日五升,都吃在老婆儿女的肚

<sup>①</sup> 图董——旧时乡村中总管一乡的田赋、粮仓等事务的半公职人员。

里。一两年后，早已颗粒无存。此时听说要清提这款，大家都慌了手脚，只得把实情告诉了袁伯珍，说一时买谷赔补，实来不及；况买的人多，谷价必然飞涨，那里吃得起这宗大亏？要求袁大爷替大众想个出路。袁伯珍被一众图董央求不过，便许各人照现在市上的谷价，限十天内，按照各人名下收存的积谷数目，缴上一半现银，余下的再行设法。各图董听了，都十分感激，当下谢了袁伯珍各自回去筹备现银，不提。

这里袁伯珍过了两日，便闻得街坊上的人纷纷传说，知县大老爷为着教案，亲自领着一班民壮，还有几十名民兵，到黄村地方上拿人，把阖村的男女老幼，唬得逃避一空。知县大老爷没了摆布，便把地保传到，打了一千板子，问他要人。那地保急了，就指大众到邻村上，糊糊涂涂拿了十几个人靳城，似乎正凶还没有拿着，只拿着一两个帮凶；那教士的西崽却没有下落，不知他那里去了。

又过了几日，胡知县忽然又来相请。袁伯珍到了县署，依旧与胡知县在花厅上相见。胡知县道：“兄弟为着这起教案，连日都没有空闲。昨天又接抚台大人一个札子，教把缉获的凶犯从速解省；赔款一项，经洋务局总办与教士再四磋磨，要赔他八千两银子。幸是那西崽还没有死，现已逃回省中。教士说他伤重，替他索养伤费一千两。此事大约总得一万两银子，方能了结。现在兄弟已把当时在场帮打的人，拿着两个，将他当做正凶，问了两堂，录了口供，明日就要解省；但不知尊处的积谷款子，现在预备齐集没有？”原来袁伯珍连日收到各图董的现银，已有一万七千多两了，此时听见胡知县说，只用着一万两，心下顿然得了一个主意，便捏造出一篇鬼话，向胡知县说道：“这一起积谷，因为陈过了三四年，颜色气味都改变了，各家粮食铺，都不肯销售。经治晚<sup>①</sup>再三情商，才勉强销去一半，然而照着市价，却要打个七折。现在这宗银子，统共有一

<sup>①</sup> 治晚——下官见上官时对自己的卑称。

万一千多两，存在两家大钱庄里；若要用时，只要发个谕单前往提取便了。”胡知县指望此案，即日办结，免得上司揭参，那里还去留心袁伯珍说话当中的弊病？当时便向袁伯珍打了一拱，说：“全仗老兄帮忙。将来兄弟另外借个名目，传齐了这里三十六行店家，教他们公同商议，每月捐上千把两银子，弥补这款便了。”袁伯珍见胡知县已被他瞒过，心下暗暗欢喜。当时辞出县署，回到家中，便细细打算，要把这宗侵蚀下来的银子，汇到北京，托仰倭替他捐个大八成知县，为下半世吃着不尽之计。

谁知过了数日，外间沸沸扬扬，说是京城里义和团起事，要杀尽洋人、教士，与中国出一口气。袁伯珍心下想道：“这番好了，我一向最厌恶的新政新法，从此可以铲除净尽了。”自此袁伯珍便天天留心义和团的消息。初时间闻得大师兄的符咒如何厉害，黄连圣母的法术如何高强；不想过了月余，忽然说是八国联军已经破了天津，两宫仓皇西幸，向山西太原府驻跸<sup>①</sup>去了。袁伯珍听了这话，仍是将信将疑，以为有了义和团这般本领，那有一败涂地之理？

又过了几天，正想出门细探北京的情形，忽然仰倭家里，打发一个人来通报，说大老爷从北京回南，现已到家，请老爷过去会会。袁伯珍听说，大吃一惊，自思仰倭好好的在京供职，如何突地回家，莫非出了什么乱子，把功名丢了？一面想，一面跟着来人，急急的赶到仰倭家里。只见许多亲戚朋友，乱烘烘的坐满了一书房，仰倭也在下面陪坐着，正在那里指手画脚，说那义和团。一见了袁伯珍，便站了起来，镰着袁伯珍的手说道：“兄弟，我此番与你见面，要算是鬼门关上逃转来的人了！”袁伯珍见仰倭形容十分憔悴，说话又说得蹊跷，忙问：“大哥，这是怎样讲法？”仰倭道：“你且坐下，待我慢慢的说给你听。”袁伯珍依言坐了。仰倭便把义和团如何杀人放火，如何攻围使馆，与外人为难；那些王公大臣如何相信他；联军

① 驻跸——古时皇帝出行，途中暂居逗留的称谓。

如何到了天津；两宫如何蒙尘出走；自己如何被义和团糟蹋，如何溜出北京城，从德州旱道取路回南；一路上如何屡濒于危；原原本本，足足说了一个多月。

袁伯珍听得出神，直待仰仗说完之后，方开口问道：“那洋兵为何这般厉害，他竟敌得过义和团么？”仰仗叹了一口气，道：“咳，兄弟你那里知道。那泰西各国最讲究的是政教两个字。他那理财、练兵、殖民、保教，以及工农商矿诸政，一切都井井有条，尽善尽美。所有国内通行的律法，又是由上下两个议院里的议员公同酌定，略有些儿弊病，就要及时更改，真所谓君民一体，从没有由朝廷独断独行，不管百姓们死活的。至于他的学术，尤其讲究。通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堂里的出身。自从士农工商，以至天文、地理、律例、兵法、音乐、美术、文字、语言，样样都有个专门之学。其间最注重的是个哲学。他那哲学，仿佛我们中国宋儒所讲的性理。他有了这哲学，所以就生出一种为人的道理，爱国的精神。这政教两样，便是外国富强的根本，我们中国没有一样赶得上他，就是近年来所行的新政法，不过学了外国人一点点皮毛：譬如目下那些爱学洋派的人，把辫子剪了，换了一身外国的衣装，究竟他那面目，还是中国人的面目，他那心肠，还是中国人的心肠。凭你怎样也改变不过来，有什么用处呢？至于那义和团，个个赤手空拳，也不晓得什么新枪快炮，那里可和那洋兵对敌？算来这些人死在洋兵手里，还是个糊涂鬼，真是可怜可悯的。”

袁伯珍本来是个最顽固的朋友，不论见了什么新政新法，他意下却大不以为然，常说外国的人，不过仗着中国官府的势力，来欺压中国百姓，并没有什么本领的。今日听了仰仗这一席话，方才如梦初觉，如醉初醒，其平日轻量外国人的识见，变做了崇拜外国人的热诚，要想从此改弦易辙，真心实意的做一番维新事业，便又问仰仗道：“义和团这么一来，从前所行的新政新法，以后都用不着了么？”仰仗道：“为什么用不着？反动力多一层，那维新的程度就要

高一层，这是各国已往的公例。据我看来，以后的新政新法，愈加要盛行的了。”袁伯珍道：“照大哥这么说，将来大哥也要像模像样干两桩维新的事业么？”

看官，袁伯珍此时，实是一片热肠要想维新，所以说话之间，便把自己的意思，无心流露出来；但是主意还没有十分拿定，还是可南可北的；假使仰侪听了他的话，能够因势利导，劝他打叠起精神，规规矩矩做一个维新派中的完全人物，岂不是好？谁知仰侪听到这里，便呵呵大笑，说出些坏人心术引人邪途的话来。这一来，把个心肠极热的袁伯珍，登时改了方针，换了宗旨，好好的一个真维新，变成了一个假维新。正是：

一言唤起三更梦，片刻分为两样人。

要知袁仰侪对着袁伯珍说出些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 拜门投掷捷径争趋

话说仰济听了袁伯珍的话，呵呵大笑道：“老弟，你莫非发了呆了？你可知道从前泰东西各国那些锐意维新的志士，都是吃了狂药似的，拚着不要自己的性命，不管刀锯在前，鼎镬<sup>①</sup>在后，只一味勇往直前，要想达到他的目的。到得后来，不是流血，就是断头，还要牵连了无数好人，个个做了刀下之鬼。像那日本的吉田阴、西乡隆盛；法国的玛利依；意国的加里波的；这些人都是真维新党的榜样。所以说维新的幸福，是无数头颅购得来的。兄弟你想：为什么活得好好一个人，定要走到这条死路上去？况且照目下时势而论，你我若要真个维新起来，恐怕一步也行不去。若说是为着国家，为着百姓，究竟那国家百姓，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何必把别人的千斤重担，担到自家身上来。倘一旦撞下祸来，真个流了血，断了头，还是算做忠臣，算做孝子呢？我以为为人在世，只要图得些荣华富贵，太太平平的受用个一二十年，也就算交代得过。便说是要维新，不过借他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千万不可以认真的。兄弟你是个聪聪明明的人，为何忽然说出这句呆话来？”袁伯珍句句听毕，暗想这一大篇说话，一句也不错。

正打算再问下去，只见仰济的家人从里面捧出两枝鸦片烟枪、一盏烟灯、一大缸大土清膏，摆在榻上，把烟灯点了起来。原来仰济的吃烟，也是老瘾，方才到家的时候，只在上房抽了两口，没有过瘾，便出来应酬这些探望他的人，所以此时他的家人见大家坐久了，就把烟具搬了出来。仰济指着那缸鸦片烟，对大家说：“这缸大

① 鼎镬——古代一种烹人的肉刑。



土清膏，是我路过上海的时候，在广成信买来的，你们大家也过来尝一口儿。”众人都笑着让仰偕自己先吃。仰偕便拉了袁伯珍走到榻边，一齐躺了下去。仰偕自己先烧了七八口，把瘾过足了，然后请伯珍过瘾，又笑着对伯珍道：“兄弟若真个要维新起来，不但这东西吃不成，便是姨太太也不好讨的。”伯珍一面抽烟，一面细想仰偕所说的话，虽是戏言，却有至理。当下把那大土清膏抽了几口，觉得还没有过瘾，又不好再抽，只得推托有事，告辞回家。

过了两日，教家下的人备了几样时新肴馔，着人去请仰偕过来，要替他接风。谁知仰偕还没请到，忽然来了一个头戴草帽脚着皮靴一派湖南口音的朋友，登门求见。袁伯珍叫家人问他要个名片来一看，见是一张一寸多宽两寸多长的镜光雪白的洋纸，上面横印着曾式诗三个字，底下又有颂笙两个小字，不觉心下有些诧异。及至两下里会了面，方知他是湖南浏阳县人；他的叔父名叫曾国环，是自己的乡榜同年，因为他从东洋游学回来，闻得湖北新提出了富有票这桩案子，想着自己与唐家里沾着点亲戚，恐被株连，所以就避到江西这边过来，顺便到袁州临江一带看看，有什么好的五金煤矿，以便日后怂恿个把洋人，教他拿出资本，前来开采。今日到了新喻，晓得袁伯珍和他叔父有年谊的，所以特地前来拜见。

袁伯珍问明了他的来踪去迹，才晓得他也是维新一派的人，正想要再问他东洋游学的情形，只听得家人高声叫道：“大老爷来了！”伯珍抬头看时，仰偕已进了客堂。仰偕先与曾颂笙见过了礼，问过了尊姓大名，然后一同坐下。袁伯珍便把曾颂笙的来历，细细告诉了仰偕，说他就是浏阳曾同年的令侄，又回头对曾颂笙道：“世兄休嫌简褻，就请在舍下便饭，谈谈外国的风景罢。”曾颂笙见推辞不得，只得答应了。

须臾，家人们端出酒菜来，把席面摆好，袁伯珍拉了两人一同入席。仰偕与曾颂笙在席间谈谈讲讲，晓得曾颂笙是个开通人物，两下里说得很投机。袁伯珍听了许久，听得津津有味，熬不住开口